西臺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臺集

(一)

畢仲游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西臺集目錄

卷一
奏狀二首　劄子二首
卷二
表三十一首
卷三
表三十一首
卷四
議九首
卷五
議九首
卷六
試策一首　策問三首
論二首　序一首

記五首
卷七
書三首
卷八
書五首
卷九
啓五十一首
卷十
尺牘七十九首
卷十一
尺牘六十八首
卷十二
祝文二十一首
卷十三
誌銘七首
傳二首
啓十七首
狀十七首
誌銘三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行狀一首
卷十六
行狀三首
卷十七
祭文二十首
卷十八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卷十九
五言律詩一百十首
卷二十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七言古詩十六首
五言長律四首
五言絕句四首

臣等謹案西臺集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任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敘其事迹頗詳厲鶚宋詩紀事以爲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釐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爲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以還其舊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辯有珠泉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遊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重望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紹聖中卒起紹述之說而軾亦獲罪以去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足傳乎後而已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　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　司經局洗馬臣黃良棟

西臺集卷一

宋畢仲游撰

奏狀

理會科場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猥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經義爲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于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爲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于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爲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盍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爲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爲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爲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

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于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爲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悶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爲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爲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爲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爲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于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爲舉子之所亂。尙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爲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爲。何損于經。則既以經術爲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爲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尙。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

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爲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于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爲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爲。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爲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爲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爲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爲者。而題目或出于經。或出于史。或出于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

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于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則卑。而施于科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于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于爲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麤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于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于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傚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者爲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于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爲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爲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尙專門。試官多用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爲可行。則無事復詩賦。

若以經義爲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于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爲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爲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于易。或出于禮。或出于詩書。或出于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于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于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爲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于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爲詩賦留意。與爲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驅之令狹也。爲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爲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于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不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教官。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

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貼黃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愼于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爲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爲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爲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于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卽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愼于更改爲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旣爲詩賦策論而又于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卻試策今于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爲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爲干祿之具非眞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糴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糴州官吏賑糴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即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糴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糴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卻已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幷准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既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豫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糴中間本州除爲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外更作秋災准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價出糴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劄到前項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糴一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豫准備秋災傷減價出糴之數雖更多于夏料若果是

秋田大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劄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寫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劄人數紐算計于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糴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糴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爲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糴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赴內外官倉糴米幷抄劄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糴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絶無糴賣物價愈更踊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置擘畫遂依上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糴賣與闕食之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糴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踊貴市色減價出糴即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催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糴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奉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糴買事理大段百石物者不過糴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糴十石物者不過糴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糴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糴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糴起初須且開諭准備及當時萬數即

臨時庶免敗事。蓋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准備，月數窵遠，卽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鎭壓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麤肯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爲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賣，俟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准備並住罷訖，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糶過麤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間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糶過四百九十餘石麤色斛斗，其餘多不糶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准備之數，卽更不曾糶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末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勒逐保耆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自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卻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

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擘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諸縣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莩。亦無一人驚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糴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糴。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爲諸縣市色。聞廣行開諭。減價出糴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難更等待。邀勒高價。須主逐漸將出糴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糴物。兼市上自有麤色斛斗。可以糴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無驚劫。于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糴及一分以來。非勸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件坐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略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徼巡于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徼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爲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

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併檢驗抹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爲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姦盜屏息。輦轂之治不爲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爲出處。但以臣術業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靦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于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爲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晉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

西臺集卷二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大祇而昭格。因崇顯號。益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踴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奧。恭己化源。治必鑒于古初。功坐成于制作。既已父天而報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卽肇禋之吉壤。逮茲申祀。還覲上儀。傣泰一以躬行。體汾睢而祇事。禮文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于徽稱。示益昭于盛節。紹復百王之上。垂爲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靈享答。可得而禮。既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于厚載。

謝賜庥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庥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歲年而序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今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澤。輔相裁成。謹始建官。職紹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綱條。動占迎日之文。仰答後天之訓。

賀册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載坤元。由順承于天體。禮尊正嫡。蓋統治于宸闈。上嚴七廟之尊。下爲萬世之嗣。虞舜以與于嬀汭。周文以御于邦家。允屬昌期。誕聞懿册。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道翊神孫。顧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閱。作合聖明。靡私戚里之親。大契家人之正。如茲詳擇。兼示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函夏之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邊蕃。無任。

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溫檢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請。衆知補外之優。驟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難。長亦無成。秖緣門戶之久衰。粗欲簪裳之不絕。學游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如將筐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際會。得預揄揚。顧事效之蔑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廬待盡。伏塚纏哀。隙駟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駑強起。始絕望于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懼譴訶之及。更階刺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邇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疎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觀其孤苦。亦少寄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徧詢謠俗。每戒峻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究宣。陟屺摧心。雖匪逮親之祿。寨帷遇事。尚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臺郎。出將使指。號爲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更。知孱愚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倥蒙。飭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賞延。繼纏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髮退衰而私累亦衆。文墨粗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于官資。敢意過叨于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雖無意于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刺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愼守綱條。益思策勵。豈惟犴獄。俾無侵枉之寃。凡是簡書。當體哀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莅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如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宦爲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蓋出僥踰。抱槧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常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塡于犴獄。推理屢起于寇攘。必素有于吏能。始可當于使指。顧材微而曷稱。偶人乏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觀能。明于因任。謂臣嘗爲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茲委付。令盡拙勤。謹當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廣好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更自殫于夙夜。期有補于涓埃。

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始懼黜幽。積日爲勞。遽叨斁進。揆能匪稱。省己增慚。伏念臣學不究于本原。仕止承于家世。雖崎嶇

而從政。亦邀近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于册府。時欲重外而臣頻假于使軺。靡自激昂。視功名而寖遠。謾無施設。豈歲月之足論。未即譴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秩以在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比明。乾坤均施。謂考績、唐虞之大法。而資格、祖宗之至公。雖云不以才稱。蓋以屢承人乏。故茲假寵。更畀微勞。臣敢不祗守邦刑。俯求民瘼。務以行于寬詔。冀終逭于嚴刑。

耀州謝到任表

久將使指。全乏吏材。薦拜恩除。獲當郡寄。僥逾未免。感惕交深。伏念臣識用非長。藝文無取。品與材而俱下。迹如操以常孤。止期循守于官資。何意謬更于任使。三移刺部。六換年華。既積效之蔑聞。第簡書而是畏。敢圖善貸。賜以曲成。俾外領于麾符。實內承于風化。不達本道。幸粗諳其物情。況得近民。可悉心于條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函覆。如日照臨。深拱穆清。察知疎遠。謂簿領沈迷之滋久。雖無補于公家。而疾病陳請之在前。似俯從其私欲。比蒙易地。均號善邦。非徒祿食免于飢寒。亦有民社可以施設。循頂至踵。出自生成。剖心析肝。知難報稱。誓更殫于緜力。庶仰答于鴻私。

耀州謝免勘表

准同州推勘所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備坐到敕命。爲先取勘本州縣去年因災傷、勸誘鄉鄰人戶、過數承認減價出糶斛斗不當事。奉聖旨。耀州及逐縣官干繫人吏。特與免勘者。居官不職。宜在譴訶。宥罪以仁。實由函覆。恩私橫及。感涕無從。伏念臣性識本凡。器能又淺。徒緣干祿。粗學治民。久預簪裾。濫分符竹。思

究宣于惠澤。惟恪奉于詔條。濟以小心。覬無大過。適屬亢陽爲戾。衆食頗艱。既防流徙之寖多。又慮寇攘之間作。力無不及。懼未厭于民情。事已過中。實自干于吏議。方俟至公之典。邊蒙善貸之慈。凡厥奉行。與諸連及。似矜本末。並賜保全。由天鑒之孔昭。至官刑之幸免。隕身奚報。銘骨殊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包荒。大明旁燭。參二儀而博施。撫萬國以和來。雖云州縣之所行。如在闕廷而必察。特茲申命。以示原情。臣敢不益勵操修。動遵防檢。當官陳力。戒吏道之偷安。遇事捐軀。體公朝之使過。

鄭州謝到任表

恩許長民。地叨輔郡。本由起廢。更此僥榮。蒙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受材至薄。稟數亦奇。自誤使令。常虞顛躓。試言入館。偶隨沈雋以同升。奉使爲郎。屢以養疴而丐免。比忝方州之任。輒祈宮觀之除。雖官序之闌珊。尙要權之睥睨。蹤跡薦書之所出。究窮給扎之云何。培土自封。幾戶庭之不出。燎原方熾。顧玉石以奚分。終賴上恩。止還吏選。視清流而永隔。幸故步之不愆。屬睿聖之纂承。仰王明之洞照。忠讒素辨。黜陟方行。夫何一介之賤微。亦預衆人之遣用。委之刺部。既漸復于官資。易以藩方。示更加于器使。矧如鄭圃。尤近國郊。素多能吏之敢爲。或俟貴臣之均逸。豈孱無似。而乏可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如離日之正中。德合旻天而憫下。幽隱皆燭。細大不遺。似矜去國之賒。因假陪京之便。臣敢不親諭教條。纖悉之意。少損道路將迎之勞。俾民知厚下之仁。而官無留事之嘆。新經大費。期休養于公私。益務小心。更祇勤于夙夜。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惕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既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顧以廢閒而爲幸。比蒙遣用。已戴生成。未遑宣布于上恩。乃復叨移于劇部。仍遷將漕。稍畀事權。雖知繁使之可榮。大懼譴材之速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滋務于遠圖。器不遺于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繁。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祗赴于會期。以圖報上。務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淮南運使到任謝表

中臺列屬。再忝清曹。外計選能。仍分劇部。並由簡拔。伏積兢慙。伏念臣委蹟微材。迂疎末學。名卑不振。性拙多艱。偶遭際于盛時。容保全于懦品。近者分符京右。假節山東。繼被詔除。復麾郎選。食玉炊桂。豈專空乏之憂。治藥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容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還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于私計而苟完。仰服恩榮。交深忭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迭居于內外。均爲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畫之方。餽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謝牽復監嵩山中嶽廟表

伏奉敕命。就差監西京嵩山中嶽廟者。公議難逃。方縻于罪籍。上恩起廢。復齒于仕途。既假神祠。還叨餼廩。哀矜所逮。感泣無從。伏念臣識暗近愚。才微易竭。曩因際會。濫預招延。躬鄙行而弗思。蹈迷途而忘返。雖更事任。迄無可稱。致被惡名。實由自取。釁連族累。望絕搢紳。儻非如地以幷容。豈特居家而坐廢。殺身許國。悵無路而灰心。擢髮杜門。期固窮以沒齒。豈謂王明洞照。聖度崇寬。許磨既往之愆。大啓自新之路。因期歲月。俾復官資。示以科條。例需祿食。是謂更生之異賜。不同牽敍之常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博臨。仁深溥洽。謂嘗在典刑之內。雖曰罪人。而凡居覆載之間。莫非赤子。爰從廢放。常有哀矜。遂至生成。實踰分願。臣敢不動思刻勵。更愼持操。深悼前非。覬完晚節。息踪補劓。幸解網之親逢。剖心析肝。恨捐軀之無所。

謝除宮觀表

伏奉敕命。差臣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外路州軍。任便居住。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許還吏選。既已逃刑。就假眞祠。更容擇地。恩深曲被。感極難陳。伏念臣生則戇冥。長而艱苦。雖久從于吏道。略無見于事功。學嘗負于初心。病復纏于晚歲。是以七持使節。殊乏建明。三竊州符。僅知黽勉。名卑不振。跡久彌孤。嘗丐外臺。亦祈閒局。所幸廩稍之不絕。庶幾溝壑之未塡。敢意天慈。洞知人欲。特從私便。例獲詔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幷包。仁深惻隱。謂入朝自棄。既從寬貸之科。而制祿有差。俾免饑寒之患。似憐痕累。故有恫矜。臣敢不克己思愆。捫心自訟。食不以事。雖有媿于生成。身或可捐。誓更圖于報効。

謝提舉崇福宮表

嶽祠假領。已霑起廢之恩。琳館就遷。更荷曲成之賜。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臣頃以戇愚。謬叨任使。由寖隳于操行。致自觸于憲章。如天地之有雷霆。刑難不用。而父母之譴子弟。愛在其中。過雖顯而猶矜。祿宜收而不絕。逮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餼廩之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于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窮居而竊祿。拜恩郡室。更叨改命以示遷。撫己兢慙。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汚。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飢寒而顚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溥博。軫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伏念

臣器能淺陋。術學迂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卿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茲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顧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爲難。既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矧更患難之多。已絕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曾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于官曹。但坐糜于祿食。懼不勝其倥傯。常欲丐于清閒。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濫持于綱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爲執法之公。未知報補之如何。先竊尊榮之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輸雖省。而大均之法未立。尚賢愚之並進。或毀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語默之方。感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媿于昔人。作而行之。庶少裨于能事。

代樞府辭免明堂加恩表

路寢交神。肇修隆典。端闈孚號。慶浹羣生。雖慶錫之已行。揆虛庸之靡稱。伏念臣技能單淺。功效無聞。誤蒙聖知。入置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觀祀事之嚴。籩豆靜嘉。昭事天地。工祝致告。侑饗祖宗。陟降惟勤。寅恭是濟。比告成于大禮。乃均福于羣生。敢意具臣。亦迂褒典。勳加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仕于有道。每沾君賜之豐。而賞以無名。大懼邦條之紊。伏望皇帝陛下。垂矜分守。考愼彝章。方異數之載

加存至公之可廢。收還新命。使卽舊聯。詎敢飾詞。是爲誠請。

代樞府上太皇太后表

禮成慈祀。福兆羣生。均大澤以旁流。又具僚而沾洽。敢緣非據。冒貢所聞。伏念臣操行尋常。技能單寡。秖由幸會。入預繁機。更當明盛之朝。獲覩閎希之典。合宮親饗。羣后駿奔。遂隆專配之嚴。以篤順成之祐。顧參近列。獲相多儀。庖祝有官。莫代煩勞之任。籩豆在列。第修陟降之容。及奉渙恩。首叨疏爵。封租並進。勳邑兼隆。顧分願之難逾。況官箴之具在。苟茲幸賞。實懼匪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亮顓勤。務裁施予。雖一人有慶。徧區宇以蒙休。而萬福攸同。本皇心之能饗。難令具位。多取寵名。特止恩綸。俾遑安處。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三表

禮當從變。雖誠請之屢聞。哀已過中。尙恩命之未賜。義難獨掩。道本至公。敢泣血以繼陳。庶察言而幸聽。伏惟皇帝陛下。初嗣歷服。致養已勤。及奉晨昏。承顏曲盡。憂勞同底。治化方隆。而大行太皇太后颺馭不留。慈闈遽掩。所以哀摧自勉。戒命無聞。虛便坐之深嚴。辭外廷之懇迫。然而祖宗至重。邦務實繁。非威斷無以壓羣情。非孚號無以宣上德。旣動關于利害。當節適于情文。臣等奉職方虔。愛君敢怠。苟以瀆尊而遂默。則于守義以難安。重此叩閽。期于賜可。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四表

拜章伏閤。顧稟命以無從。傾耳造廷。俟命音而尙邈。深懼萬幾之曠。敢辭累牘之煩。臣聞三代而上。各爲

通喪。兩漢以來。自存舊制。蓋任大而守重。亦勢異而事殊。故高宗不言。道猶隆于淵默。而孝文易月。禮已就于權宜。爰及本朝。益遵成憲。雖追慕有三年之久。而聽朝于浹日之間。允合先猷。方爲達孝。伏望皇帝陛下。仰模列聖。俯奠羣黎。奉文母之遺言。憫廷臣之血懇。少寬哀毀。自攬權綱。則庶政之繁。可日憑于睿斷。一言之發。足坐致于時雍。實無累于孝思。覬不隳于治禮。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五表

詞情欲竭。啓處靡遑。尙爾閼聞。罔知所措。期終回于淵聽。當更瀝于危悰。臣聞王者之孝。異于閨門。臣子之恭。稟乎命令。哀慕未平。則雖由于聖性。淵默自處。則孰詔于事功。況遺訓之丁寧。加舊章之明備。儻不恭臨而總攬。則將弛玩而寖隳。伏望皇帝陛下。祇協大猷。循勉中制。念基緒相承之重。體古今順變之常。損翼室之至哀。幸齋居而處決。則君唱臣和。將治化之可成。雷動風行。符邇遐之至願。

代人謝復直集賢院表

伏奉敕命。特授臣朝散大夫直集賢院。仍加上護軍差遣賜如故者。承流居外。荷責命之寬優。渙汗從中。拜恩榮之驟至。省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學不知方。戇惟守拙。偶緣家世。自託公朝。上辱誤知。屢更煩使。入綴從官之末。出分使指之華。四典方州。兩居言責。皆爲要任。殊乏善聲。每投刺以下遷。輒賜環而復用。向冒干城之寄。猥分節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絞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投閒于善地。罷邊內徙。媿脾肉之旋生。臨壘何安。徒齒牙之自訟。敢期睿眷。靡俟終更。因宗祀之慶成。易

官名而復職。朝家新制。遽叨等級之榮。書館舊遊。再竊清華之選。仍加勳號。盡出鴻私。特示優遷。非徒起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洪覆。秉道建中。廓全圖以博臨。憲先民而致治。謂臣簪紳之後。雖屢試以無成。憫臣齒髮未衰。俾回心而自効。致茲寵奬。下及孱孤。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居官弗懈。庶無門戶之羞。論報何階。猶有簿書之責。誓同犬馬。更效涓塵。

代人謝覃恩轉官表

文明纘御。方潛惕勵之誠。慶澤下覃。遽被褒陞之典。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才不逮人。器非適用。偶緣樸學。獲仕先朝。早服官箴。雖有遭時之幸。晚階禁闥。止由積日之勞。迨神聖之嗣興。實天人之嘉會。雲龍在望。慶千載之親逢。雨露既行。不崇朝而徧被。豈止逃于譴域。更敍進于文階。兼冒勳官。仍加眞食。欲辭不獲。既受而慙。俯佪旒扆。寵驚交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繼照。盛德惟新。憲天道以博臨。俾物生之茂遂。謂雖忝竊。猶不遐遺。從此便蕃。豈圖感戴。仕非爲已。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生。將捐軀而不顧。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聖澤旁流。均被生成之力。寵光下逮。更叨等級之榮。進勳邑以兼隆。銘肺肝而增愧。伏念臣受才非敏。臨事不強。徒以樸忠。切于許國。而遭逢先帝。更踐累年。引自外臺。久費大官之廩。重加新命。許陪計要之繁。惟此僥踰。未知補報。敢圖亨會。曾冒常階。衍食增封。策勳加等。雖湛恩之溥博。要在無偏。而異數之沓來。莫非虛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體道。厚德應期。迨初政之清明。霈鴻私而浹洽。生民有賴。茲鼓

舞以同時。國事無難。當糜捐于異日。

代人謝恩命表

寵數未安。恩章復至。不圖衰晚。併此僥逾。伏念臣頃以妄庸。常叨寄任。觸危機而不悟。罹罪罟以至深。永分棄捐。敢期收用。而屬重離繼照。大號惟新。祓飾殘年。蕩除餘穢。輒隨勳舊。屢玷寵榮。雖壯志之已銷。在榮途而未絕。參華左省。方陪衆雋之遊。方職中臺。遽濫二卿之選。豈特心慚于弗稱。更虞力薄而難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至明。與天合德。深念品流之衆。察知銓總之繁。猥以要權。加于朽質。雖決煩去弊。本非應物之才。而奉法居官。乃是平生之志。以茲圖報。何啻涓埃。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侍臣在列。方旅進以偷安。省賦至繁。輒就遷而爲寵。理雖可避。命不獲辭。伏念臣早遇明時。得偕脩仕。中投散地。蓋出寬恩。自復官聯屢更器使。出懷章綬。方爲近邸之遊。歸典圖書。如陟道山之峻。洊蒙識拔。使直禁嚴。非惟自外而處中。仍以違閒而就劇。時惟內省。已可深慙。豈意纔玷近班。復叨要任。但荷恩榮之至此。莫知義理之如何。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治急賢。推仁念舊。思濟當今之務。力躋上古之隆。誤記衰殘。使居顯近。人材序進。但循資格以爲常。吏道多奸。幸有詔條之可守。冀逃罪海。少副憂勤。

代人謝恩命表

異恩躐等。顧物論以難安。成命必行。愧己材之弗稱。莫遂固辭之請。終懷暴得之慙。蓋聞制祿以御羣臣

之榮。設爵以進天下之善才。大者其祿厚。德高者其爵尊。凡號王官。蓋爲公器。矧如右府。是爲要塗。必論其才德。可以仰承則寵以爵祿。不爲虛受。朝廷所慎。今昔攸同。如臣至愚。臨事無識。初以簡書而從政。繼由門第以進身。大道在前。輒自生於荆棘。半途知返。慨漸迫于桑榆。其在深嚴。已云不次。入陪宥密。更出非常。竊稽仁祖之任賢。逮至先臣之居位。猶須黽勉。可副詢謀。何意妄庸。亦茲遭遇。風雲千載。適當聖政之新。門戶百年。遂忝世官之美。幡然既就。惕若難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愼德在初。使人以器。深念事機之重。試承勳閥之餘。度越衆官。使登要任。本無雄略。可希不世之功。惟有小心。少濟當今之務。庶全終始。仰謝生成。

代人謝復職表

祠宮假領。荷謫命之寬優。內閣聯華。拜恩榮之驟至。名爲甄敍。實出僥逾。伏念臣學不知方。仕惟守拙。爰從壯歲。卽曰遭時。本由門戶以在官。所賴朝廷之宥世。雖冥行履險。屢至艱虞。而扇物推仁。每蒙起廢。比膺寬憲。本合終身。屬神寶之肇新。順天休而澤及。特湔痕累。俾復寵名。幸如骨而肉生。感由心而涕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爲大。體道建中。既覃雨露之私。尤憫公卿之後。致殊恩之下被。雖舊物而如新。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衣冠在列。戒重玷于清流。冰檗爲心。期永逃于譴域。

代人謝進職表

需章日列。拱俟命音。溫檢俄頒。莫收汗令。途拜嘉而爲寵。顧虛受以多慚。伏念臣學每謝于通儒。務不明

于當世。遭逢累聖。遂至大官。辛苦一生。曾無小補。比持衡而處內。尤負乘以貽譏。上賴保全。例均榮秩。猶玷撫民之重任。仍叨祕殿之淸資。敢謂逾年。更茲進職。乃臣鄰之殊遇。量已分以難安。瀝懇露章。留恩俟旨。庶矜憐于遲暮。俾安厝于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幷容。深仁善貸。謂嘗際風雲之會。而今爲簪履之餘。稍屈至公。示存大體。下訓詞而申飭。喻恩命之已成。固難一二而陳。況避再三之瀆。遂膺渙渥。恍如雨露之時行。誓罄夙宵。少答乾坤之博施。

西臺集卷三

表

代范忠宣謝除給事中表

蘭臺典領。已踰分以爲譏。瑣闥深嚴。更冒恩于不次。牢辭靡獲。卽寵何安。伏念臣學匪多聞。器惟近用。讀書干祿。雖並進于諸生。任職居官。且無裨于大體。曩分憂寄。自牴譴尤。賴先帝之深仁。許更生于盛世。旣獲安身之地。固無沒齒之言。屬日月之繼明。與乾坤而等施。起從廢放。疊預甄收。策府優游。極儒林之盛選。經閫陟降。迺臣子之至榮。況未歷于歲時。更驟升于侍從。職繁且要。心感而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樂在得人。急于圖治。謂低徊而多難。亦樸檄而無他。併示殊私。更觀晚節。敢不勉疏窒滯。祗飭特操。雖險阻之嘗更。務激昂而自信。仕非爲己。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身。將捐軀而不顧。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還朝甚邇。忝職過優。寵至心驚。恩難力効。莫避已成之命。深懷非據之慚。伏念臣識慮戇愚。藝文膚淺。早丁昌運。自奮公朝。隨事獻言。旣無關于得失。臨民布政。翻自速于譴訶。向非曲貸其餘生。安得已衰而復用。圖書甚祕。參廣內之雋游。經訓在前。侍光華之正坐。況屬右文之代。而聯左省之官。榮幸併來。心顏增悸。直虞隕越。豈特僥逾。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道示儀。坤元職載。蓋欲新民之耳目。故還舊物于朝

廷。寬其既往之愆。責以後來之效。非徒衰晚。曲被便蕃。對不以時。嘗雅聞于典故。事知未正。敢陰視于愆違。

代范忠宣謝給事中兼侍講表

瑣闥要官。經帷異選。自維衰晚。猥玷清班。既辭命以靡從。遂冒恩而居次。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闊疎。秖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並進。謬更煩使。寖陟清途。志敢望于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謗雖不免。寵已繼來。知無後效之可圖。每媿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離委照。麗澤旁流。方悉力于乘邊。敢萌心于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召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舊遊如夢。更叨夕拜之榮。俾入講于金華。遂常親于玉色。其爲幸會。遠絕尋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纘正朝廷之大體。述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爲急。如臣不肖。被眷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時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除奬。內維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顧有赤心。尚惓惓而思奮。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去國彌年。方載臨于西壘。還朝不日。遂升隸于東臺。仍參帝幄之游。以待聖謨之及。將何上稱。第有中慙。伏念臣少乏異才。長惟拙守。在官論事。既無經遠之謀。爲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逮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于鼓舞之中。而被甄收之渥。黃扉嚴近。邊使叨居。黼坐燕閒。獲從勸講。材資甚薄。職守過優。豈聖代之乏人。乃公朝之念舊。懇辭弗獲。際會可

知。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淵懿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爲心。致使衰遲。亦蒙簡拔。敢不寅思官守。屏去身謀。務習內外之情。少發聖賢之蘊。腐儒已老。雖非適用之才。善政日新。姑盡可陳之力。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謝同知樞密院表

渙汗難收。忱辭遂格。偶以衣冠之後。得陪帷幄之謀。俯念庸虛。大虞隕越。伏以右樞之府。雖匪古官。本朝以來。乃爲重任。出納萬務。陪國論之機宜。經畫四夷。繫邊民之舒慘。必智足以周事之變。德足以厭人之心。然後上無憂顧之勞。上有久安之俗。因時得位。雖可望于功名。以道觀能。固不勝其憂責。如臣者。早逢亨運。偶陟榮塗。幹蠱私家。雖未忘于先訓。服勞王事。且無異于常人。而自大政清明。衆賢登用。亦從孤遠。屢玷寵靈。懷欲自陳。莫避三銓之要。恩私洊降。遂陪二府之聯。席寵未安。拜恩尤異。既榮且驟。因駭而慙。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德誕敷。陰功協濟。不冒幅員之內。不違房闥之間。欲尊獎于前人。故延登其後世。敢不祗念祖宗之成憲。更參今昔之常情。祈以聖謨。施于國事。庶無大譴。以答鴻私。

代范忠宣辭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隕越。敢圖重位。輕畀具臣。竊以任官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難重任。自陪機要。久乏勞能。動迷趨舍之方。多失事機

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鄙俗不和。盜賊間發。論空陪于帷幄。智惟見于簿書。方思引分以投閒。何意誤恩之躐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于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冒昧。必至顛躋。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攻于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糟粕。已玷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懼民情之未厭。特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造廷。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觀德。庶幾善化之成。言出肺肝。期于得請。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憂至。豈待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于難安。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始于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爲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爲。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許陪幾政之繁。身已涉于再期。事蔑聞于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蓋賴先臣之澤。尙因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須時。敢謂旁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兼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工師之衆。尙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于造次。收還時柄。更授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辭第二表

愚誠切至。聽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避。竊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苟既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于後王。方今中外晏安。賢能輩出。況屬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疎。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積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弛。正懷進越以居前。未蒙賜玦之仁。更處持衡之重。夙宵內省。震悸交興。伏望皇帝陛下。攷慎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興邦。如臣至愚。苟黜幽之未至。于時無補。尚假借以爲多。悃愊之私。徬徨以俟。

代辭第三表

重寄難任。可勝虞于顛覆。恩言未許。蓋不盡于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扆。竊以眷求碩輔。師長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爲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乘邊。召令處內。幾有九遷之峻。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榮。事將奚補。矧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于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儤僥逾。廊廟論功。雖匪沾沾之易。斗筲在位。定爲齷齪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容眷。大啓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用。保祐盛世。自應崧嶽之生賢。敷求逸民。宜有傳巖之肖象。還其前命。復以故棲。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以自知而爲解。頗殫危懇。拱

俟命音。

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筦事樞。已出遭時之幸。進聯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顚。戒虛名之暴得。冀誤恩之可復。嘗昧死以屢陳。及奉訓詞。莫追汗令。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踰。惟知震懼。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嘗叨于言責。裕陵善貸。復追于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乘邊而執掌。不圖白首。謬簡清衷。就假寵名。繼蒙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逮此二年。遂尸相事。仍自中樞之列。超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新國。陪敦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爲。悼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于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虞朴學。終累國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固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既。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矧遭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攷愼其相。尤釐厥官。必總制萬幾。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循致于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閒關。竟塵二府。万念煩言之必至。敢懷要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啓侯社之

故封益爰田之眞食。需章避命。伏省還恩。終澣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踰分願。殊極憂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爲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誤以象賢。蒙茲注意。聖謨在上。敢愛力于明時。免策未加。更悉心于大體。庶無稗政。以累後人。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侍祠太寢。方成陟配之隆。孚號公朝。首濫褒升之渥。事雖循舊。分實難安。伏念臣力弱才微。志迂質朽。徒遭累聖。獲廁近司。無報事機。更尸政柄。陰陽或愆。而未明燮和之理。苗頑可格。而不知鎭撫之方。雖勉盡于孤忠。但奉行于成憲。而屬肇稱宗祀。攷合上儀。祇戒精專。肅雍永享。內受百神之職。外來四海之恭。及釐事之告成。在臣力而何有。敢圖睿眸。曲霈鴻私。增侈爰田。重加眞賦。問其禮。則不越典章之舊。語其勞。則僅如陟降之儀。乃分之常。奚功可錄。實虞非據。自揣無名。伏望皇帝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厥誠之可憫。鑒所說之由衷。追寢徽章。俾安分守。則兩宮在御。知澣汗之無私。百執造廷。庶強顏而安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俞音尙閟。義可辭而難止。心得請以爲安。敢瀆高明。再殫悃愊。竊以祭而惠下。雖出至恩。賞不以能。卽干公議。臣位居衡弼。職總官師。乏嘉猷以濟事之艱難。無雅望以重人之觀聽。苟更貪以褒賜。將下啓于紛紜。非止累身。固當體國。惟茲祫祀。厥有常勞。上則由大孝以感通。下則以羣公之顯相。用能成禮。昭格殊休。謬典頒于攸司。實支離而卽事。幸免譴訶之及。敢期敷錫之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燭

以至明矜其小節雖加地進律爲臣子之至榮而褒德顯功亦聖王之重事願輟已行之命俾無妄予之譏則遂成蕩蕩之公朝豈恃取區區之私義

代范忠宣謝明堂加恩表

瀝懇露章留恩俟旨賦訓詞之申飭知汗令之難回竟起拜嘉永慙虛授伏念臣學非自得道亦晚聞正以遭逢塵于近要及茲晚節遂領繁機職雖冠于代工事未忘于補過幸遇皇帝陛下靈承寶祚祇述燕謀迹嘉祐之明禋復總章之並配禮文既輯孝感遂通款眞宇以薦誠包圓壇而兼饗比膺介福首睠近司第其夙夜之勞益以陪敦之賦恩逾望表愧溢情涯祭澤方行始擢支離而弗稱命書既下猶知遜避之當然徒罄所聞卒云不獲寵驚交至俯僵靡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德動天推仁及物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欲衆人之皆享故令孱昧首被褒優敢不見義則從惟忠是力務獲公家之利敢懷私室之安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渙然出綍既成命之難稽惕若負芒知上恩之已過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本乏異能早尸榮祿謬入陪于帷幄更冒進于機衡名隨器以兼尊任與憂而俱重未聞一得可報萬分昨者攷古定儀酌今崇饗奉一純而致告備萬物以綏成適以官聯得專使範幸多儀之親覿在嘉祀以奚功豈謂太皇太后陛下以道博臨因天賦施謂聖能享帝雖所出之由中而福降自天蓋可均而及下反類功疑之重深慙邑

入之多。徒冒謙以固辭。卒叨榮而兼處。誓罄夙宵之力。別酬覆幬之仁。

代范忠宣謝加恩表

熙事告成。洊恩下霈。曲頒寵數。延及具僚。遜避莫容。兢榮交集。伏念臣生惟拙守。學匪通方。向以遭逢。遂忝鼎司之重。及均出處。猶紆袞紱之華。屬大享之虔恭。煥多儀而明備。神靈燕格。天地貺臨。第聞諸福之沓來。方誦孝思之所感。而明綸忽降。恩紀增隆。顧非執事之勞。而冒加田之賞。大蹤分願。徒益震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容明。矜其戇陋。謂持衡當軸。昔雖績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蓋示朝廷之大體。誓勤夙夜。少効涓埃。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祀典交修。蓋由衷而致饗。恩章下逮。雖處外而不遺。名有故常。實爲榮遇。竊以祭而惠下。厥有常經。賞必顧勞。則爲公器。而臣頃緣際會。嘗處近司。逮此保全。猶叨郡寄。方承流而自勉。屬丕事之有成。曾微夙夜之勤。亦預便蕃之寵。爰田增侈。眞食有加。想煇翟以知慚。顧絲綸之已辱。遂叨成命。第訟罔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與衆人而偕享。期永堅于晚節。庶少答于鴻私。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備殫愚款。雖曰報聞。尚有忱辭。期于必達。大懼悔尤之至。非徒冒昧之慙。蓋聞自昔盛王。因時恤祀。三代

而上畀煇翟以示恩。兩漢以來。及郊縣而寵賜。惟本朝之有作。比振古以增隆。凡備物以親祠。則敷天而均慶。蓋欲奉神貺。祓飾治功。而臣能薄位高。才微祿厚。介于坐論。莫紓宵旰之勤。責以具瞻。豈有儀刑之美。比進陪夫禋宁。乃專總于使聯。曾匪任能。已蒙善貸。豈可更叨恩典。多取戶封。掩澤物之殊私。爲持衡之假寵。但由沿襲。實重僥逾。伏望皇帝陛下。深軫淵衷。勉回鴻造。念茲申命。雖已出而如綸。收以待功。則無譏于反汗。庶幾疲荼。可盡糜捐。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不事繼成。純禧方洽。特均寵數。先被宰司。顧居位以無能。敢冒恩而招悔。伏念臣器惟適用之小。才乏兼人之長。出入四朝。曾無一善。周旋二府。謬列三階。雖茲大饗之虔。恭蓋亦備員而上下。典章明著。多士肅祇。物有司存。禮惟斯稱。至于被天地之貺。格神靈之歡。由聖德之無爲。亦孝思之所感。如臣匪敏。惟戾是逃。幸不至于顚躓。敢上煩于寵奬。而明綸忽降。恩典過隆。曾無告后之猷。而預加田之賞。大逾分願。尤累聖知。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軫容慈。曲矜拙守。謂持衡當軸。既實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豈虛名之可受。俾還廷號。免紊邦彝。

代范忠宣坤成節進功德表

天正紀候。方膺來福之祥。坤載儲靈。適協誕生之慶。合朝緩而胥抃。流宮壺以騰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懿德內融。陰功默運。輔先朝而允治。翼聖嗣以成能。加美王猷。坐隆母道。星纏髣髴。動軒陛以增華。月夢

流傳。與帝宸而參會。徽音允塞。景算延洪。恩洽諸臣。禮行中禁。臣久叨榮祿。今遇休期。迹雖廁于近聯。詞實慙于善頌。歡誠激切。倍萬常倫。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位正母儀。慶流壺則。爰臨誕日。冒薦私誠。繙鹿苑之祕文。集鷲峯之淨侶。恭憑妙果。申祝福祥。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功翊基圖。道光房闥。濬源有自。資佛力以彌深。植福無疆。畀壽祺而不既。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坤儀博厚。式當誕慶之辰。竺土流傳。夙契眞如之理。爰憑妙果。式禱至慈。繙海藏之祕詮。發潮音之梵唱。伏願太皇太后陛下。虔資佛力。增錫壽齡。太姒徽音。益光昭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蘭秋啓序。方逾簡定之元。沙旆開祥。適協誕生之慶。敢伸善頌。妙結勝緣。演清梵于魚山。繙祕文于龍藏。伏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尊房闥。功冒堪輿。母儀三朝。子來萬國。對上靈之純錫。翼嗣聖于丕平。爰丁震育之長。敢罄延洪之祝。伏望比明佛日。等固金輪。太姒徽音。益光明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平戎韜略。靡用干戈。克敵雄才。自還里閈。豈特疆場之効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隅。治形四海。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云不殺。矧羌夷之不靖。本小醜之易除。始非得已而用兵。終則招攜之

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問。邊陲安堵而自如。情狀奚殫。款誠屢至。遂聞革面。相與嚮風。既內懾于威靈。遂盡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是生還。率常死節。度湟伐木。不煩充國之謀。謁廟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覆。盛德惟新。小兩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眷惟士伍。偶隔聲名。輾譯在塗。既奉君臣之義。裳衣改衹。復從父母之邦。邊候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旬之格。是爲千載之逢。臣頃預政機。親聞帷算。比分憂寄。獲覩成功。再拜奉觴。雖阻漢庭之列。大書作策。永爲宋史之光。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代范忠宣謝賜姊萬年縣君冠帔表

恩在令中。方瀝肺肝之請。寵由意外。遂沾手足之私。雖加美于一身。實增光于兩族。叨榮爲幸。報賜何階。竊惟賦人臣以事而念及其前人。憫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世。求之在昔。已曰稀逢。而況事非出于故常。澤遍加于內外。實爲殊過。蓋異汎恩。惟是女兄。嚴然嫠婦。佩紱即事。早悲託體之同。恤緯在庭。未被及身之寵。私誠仰達。聽聽下臨。特頒冠服之華。不易衣裳之令。恩由中出。榮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與人同。聖由天縱。親奉神宗之遺澤。緬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申惟華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惟是孤臣。將何報國。拜天子之命。幾顛倒于衣裳。比大夫之妻。更增華于車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睿慈下逮。靡從改授。曲示匪頒。顧同產之遭逢。見異恩而特達。伏念臣早緣中教。寖服榮階。尸

祿已多。在公奚補。雖兄弟之並仕。顧姊妹之寡存。偶因可請之恩。願易從中之賜。敢圖聖念。深軫私門。遂使遺孳。坐蒙華寵。被之首服。可慙圭竇之卑。煥若霓衣。如荷璇霄之降。榮逾所望。感極何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體道安民。示慈愛物。廛間幽微之賤。兼存衣被之功。更以先臣。賁其遺體。寵均在笥。置私室以光華。徒有同胞。望公朝而感泣。

代范忠宣謝賜生日禮物表

歲月云來。方起劬勞之想。雲天在望。遽叨錫予之優。雖有故常。殆由遭際。伏念臣早承父訓。鞠自母慈。比知從政之方。已匪及親之祿。迨茲榮遇。僅可移忠。適丁載育之辰。尤抱早孤之嘆。敢期睿睠。特示匪頒。厚以飴牢。加之醪醴。屈王人而臨諭。辱詔旨以申褒。踴地知慙。隆天被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勞庶政。體貌邇臣。以將責其事功。故每同其憂樂。知有嘉生之意。曲推及物之仁。誓罄拙勤。仰酬恩造。

代范忠宣謝幷州到任表

政兼四路。地控二陲。爲襟帶于北方。實股肱之重鎮。置帥之舊。常須得人。進職而居。併爲異數。伏念臣本非聞道。但欲保家。而被遇三朝。效無毫髮。蒙知二聖。速若風雲。登筦事樞。入司政柄。第奉行于典故。夫何有于經綸。始疑高位之疾顚。更得价藩而爲寵。迨茲期月。復濫恩崇。冠書殿之清班。總邊機于祇省。其在前者。多名德之相望。自視缺然。懼憂勞之難副。亦既受任。敢忘盡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法禹湯。仁如堯舜。念嘗侍軒墀之末。是爲心膂之臣。爰曲加體貌之隆。特委兵民之重。尙有唐之風俗。承列聖之涵濡。

惟知愛人。敢或生事。庶幾一得。以報萬分。

代范忠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冒聞。蓋恃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窺天語之溫純。曲被丁寧。惟深隕越。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靈。不戒滿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爲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纂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爲蕩滌。施及庶僥。拔之于幾死之中。還之于絕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閈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沈瘵。既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慈。力盡出于公家。心靡遑于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聖神。重矜朽憊。與期湯熨之速效。且非藩服之常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更効匏瓜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將何裨于君父。捐軀報上。當更勗于子孫。

代范右丞謝再出知潁昌表

衮紱再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還叨入里之榮。復書殿之隆名。進治官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伏念臣以一介之庸愚。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但遇聖朝。謀國何功。遂階丞弼。微勤勞之可紀。徒內外以迭居。一昨召自鄉邦。入司政柄。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慮尤短。逮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容。待其疲曳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益爲僥倖。有靦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念其充位。幸樸檄以無他。雖或悞朝。由衰遲之已甚。不止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府。壯年遇事。冀有補于萬分。晚

歲得君訖無稱于一善。尙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慙。誓以餘齡。更酬洪造。

代范右丞謝潁昌到任表

非材而居高位。戚以自貽。去國而守大邦。恩由善貸。感慙旣極。恐懼益深。伏念臣學匪通方。仕緣遭際。頃塵榮近。卽抵譴訶。已甘自屛于明時。何意獲伸而任道。比蒙收召。屢被旁求。遂越稠人。預聞機政。而臣年齡已暮。知識久昏。外乏建明。中多忘忽。有如物使。初轉喉而不知。逮致人言。雖齰舌而何及。累奏封而自列。伏砧鑕以是宜。敢謂上恩。示之大度。止令去位。猶假輔藩。不徒禮貌之優。更委撫封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運。舜道用中。愛物如傷。以仁觀過。似矜晚節。特屈明刑。臣敢不擢髮思愆。沒齒自訟。嘗叨重任。況終賴于保全。未盡餘生。當力圖于報効。

西臺集卷四

議

正統議

歷數存于天。治亂在于人。自周之前。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舜。舜得天之歷數而傳之禹。禹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湯。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文王。其歷數明著而不惑。至于三代之末主昏愚不肖。不足以動化天下。毀其社稷。而不足以當天之正統者。何哉。蓋以得歷數者有道于其始。而爲治亂者不繫于其終也。由周而下。秦繼周矣。始皇以威力彊滅六國而帝天下。二世不改。又大遠人情而爲政。故嬴姓之立。十四歲而易。是始不能以仁義取。終不能以仁義守。歷數不得于天。治亂不得于人。非可與三代同爲政也。若曹魏之繼漢。司馬晉之繼魏。篡取之非道。而子孫血食。或五六世。或十數世。較于當日。又無其他長久之主以相擬。故亦可獨推其統而言正矣。然至稱蕭梁爲正者。蓋根其取于齊。而齊取之于宋。宋取之于晉。晉既爲正。故疑梁亦爲正統也。說者又有以宋齊梁陳皆爲偏主。比較梁取之非道。而子孫不長也。是以不取其繼晉之統。而以後魏周隋爲正統焉。故王通亦嘗稱皇魏之德。以其興起自然。歷年久也。今必欲斷二說之非。是前說則道進于秦梁。是後說則道退于魏。不知魏可爲正。而秦梁不可爲正也。故所謂得其統者。可當其歷數也。可當其歷數者。豈以圖書勅之而言語告之哉。亦觀其興廢善惡長短之效而已矣。

故秦爲不正。比于其事。則如日夜之餘分。歲月之有閏氣也。魏以下爲不正。比于其類。則如曹魏之于吳。吳之于蜀漢也。比于其事。則如大河之有派渠。通道之有支徑也。是眞僞比稱明白之大驗矣。孔子作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雖以無王而作。然至于周之爵命盟會聘使。未嘗不稱王也。雖有桓文穆莊之霸。未嘗不稱侯伯子也。是不敢計治亂盛衰。而一以周爲正統也。此春秋推正統之大意。而與夫秦魏梁之說無所不同矣。傳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大意既無所同。則雖有其他褒貶賞罰明暗之旨。安敢遷就附會而爲說哉。

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以來。爭于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爲甚。蓋其制既不經見。一皆出于異書雜說而爲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已爲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于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爲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于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爲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眞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

故事。闢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享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于誦習見聞不可爲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

封建郡縣議

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知郡縣之爲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爲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修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爲諸侯。郡縣則爲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于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而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于末世晚路。則皆歸于亂亡。是故不繫于勢輕勢重。而繫于爲上者善惡得失也。爲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爲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夏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千八百國。而後卒有封

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爲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分千有八百其後則併爲數十又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制千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爲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爲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于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除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爲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于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承五季之後至太宗始一天下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爲藩鎮而大授其權矣及貞元之間藩鎮節度勢長而力矯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請天子爲賜鐵券尙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于外外弱則患生于內患生于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于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爲諸侯諸侯者爲國國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爲牧守牧守者爲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

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于外。于內則日月劘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于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于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則封建之患無有也。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塗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邊圉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屬之賢者然

後封爲侯。如兩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爲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易改者也。及乎邊圉益靖。積儲益富。兵力益強。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天下爲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相幷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併州縣議

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晝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內。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丘曲阜之封。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嗷嗷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邑。割邑成聚。所以省官併員。寬去力役。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邑。併去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有四五十局之官。既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十。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夫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南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又理勢自然也。雖于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稱此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爲治。地大則難其人。光之仙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爲治者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

難其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爲小。今乃併小而爲大。捨易治而求難爲。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厚。有兵甲車馬之衆。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于賓客之事。而其歲時使人存問。若周卹慶賀贈饋之文。又有四鄰之交。巡守朝覲會同聘問之集。所以設官致員役民力者蓋甚繁且密。而州縣之治存于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爲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寬鄉以補狹。縣相比。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寬。小者不使如仙居之狹。此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徭役獄訟之制。大略相等。賢者俯就而有餘。不肖者勉強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次大邑。雖割而猶大者。則增官。小邑。次小邑。雖增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求苟省。可置則置。役不求苟廢。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官不勞擾而治定。指顧相視而遠近之勢已分。文檄相移而分割之功已就。官吏之所願。民情之所安。公家之所便。而已併兩爲一。廢州爲縣。廢縣爲鄉。有寬省之小利。成難治之大患。官吏之所重。爲民俗之所驚駭。利害之相去遠矣。均一易治之說。惟朝廷擇焉。

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取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于愼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

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者。不知其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于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設。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尚書而事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于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今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于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所謂晝黃錄黃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于竹頭木屑之細。或者宵衣旰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于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

損益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遲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官冗議

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有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預。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于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爲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反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射策者爲明經。五品已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于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耶。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爾。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

以文章爲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于十數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愚懵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爲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以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惟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于皁隸順于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勸于學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觖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以猥幷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令天下歡呼鼓舞卻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幷之患爲後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觖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爲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試陰補人議

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賁延于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爲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

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爲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于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耶。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爲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爲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于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于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爲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于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于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于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于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爲政。不病于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爲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于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知人議

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最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之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卿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治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粗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卿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當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于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皮相天下士者爲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粗。又有孔子所以知人之方以治其精。而爲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無賞。而惟用學校科舉保任之粗法。歎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名實議

君子以名用人者爲其信于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于衆人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思行己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奸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契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于孝宣時爲多而龔遂黃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于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爲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更以郡守入爲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爲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內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爲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爲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爲縣令七品可以爲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祿處內者既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爲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爲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助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卒難行然當體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

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奬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于外官赴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眞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召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尙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絕今果重在外之官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西臺集卷五

議

學校議

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而行之則終無補于天下今所謂律令梟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爲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爲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爲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于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爲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始治賦廩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爲學之道耶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爲盛其去道愈遠蓋聞熙寧之初變詩賦爲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爲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試略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爲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

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強。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爲學之道。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于實用。不爲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經術詩賦取士議

事有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熙寧之初。患詩賦聲病偶儷爲學。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經術取士。使人治一經而立其說。庶幾有補于道。而十餘年間。道之破碎益甚。治經者不問經旨之何如。而先爲附會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說。至掇昔人之語言。以經相配。取其諧而不問其理義。反甚于聲病偶儷之文。有足嘆者。楊墨之亂儒也。其人則亂。其書不亂。楊自爲楊。墨自爲墨。儒自爲儒。強相異而不相使也。當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全經。今熙寧之舉子經旨。不足以爲奇。反破五經之正論。而強納以佛老之說。聖人之經旨。幾蕪沒而不見。是徒爲經術以取士。而不如詩賦之時。聖人之全經未破碎也。則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可驗于此。爲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復詩賦以取士。則高才識達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復之必得其術。進之必得其道。析詩賦經義爲兩科。學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十數年間。將自化而爲之。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夫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其至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可復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以累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如仁

宗之朝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朝尙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破碎之患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于暴其名近古而易之則民疑然則設爲兩科以取士使漸復于詩賦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任之爲師儒亦以爲不暴而釋民疑也

文議

世之謂文者不繫于德謂德者不繫于文夫文章之士雖不繫于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奚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蓋小矣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辨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蓋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爲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章之德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徒乃始支離攘臂自奮于

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說。而公爲傲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辨。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爲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爲紜紛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于有司。退則受知于朋友。而彼也遂直以爲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青苗議

青苗之法。本爲民間不足而貸之。則所謂下戶者。理合先貸。而下戶憔悴苟活。易于結請。難于輸納。州縣之吏。阨以詔條。與曩日監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慮散而難納。故少俵下戶。多與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縣之吏。人人惰于散斂。苟以塞責。蓋散錢之理。散而不斂。則不問等第高下。散而斂之。則必別其等差。度其可以還官。然後敢與。乃天下之人情。稱貸之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則欲濟下戶。散錢則多與上等。下戶貧窮。義當周恤。而勢不敢遍。上戶自足。無假官錢而強與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與上等而貸下戶。則官錢十出。九將不歸。又非散斂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剝下。名爲惠政。實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蓋古者四民不相易業。而農爲甚。管子曰。農羣萃而州處。盡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後世之治民者。雖不盡如管子之說。至于耕田力作。而禁追擾徭役之外。稀使至于城郭。則近日之政。尙或有之。自散青苗以來。非請卽納。非納卽請。農民憧憧來往于州縣。捨攻苦食淡之志。而漸起甘美之願。辭耕田力作之業。而習爲游惰之態。亡涪朴寡欲之性。而增長嗜好之事。田野之民。棄南畝而就城市者。舉皆有焉。而縣令丞尉。不復以脩

教法令詞訟刑獄爲意。惟知散青苗而已。坐而簽書者。青苗之行遣也。起而議者。青苗之本息也。日中而授者。青苗之契券也。日暮而入者。青苗之筦庫也。夜半而銷算者。青苗之簿籍也。錢穀縱橫。文書紛亂者。青苗出納之所也。雖今日罷其官司。廢其賞罰。去其年額。而抑取民之情願。然既存青苗之名。與本息散斂之法。則異日緣青苗之名而復建官司。緣本息而復爲賞罰。緣散斂而復爲年額。緣年額而復不取民之情願。其勢甚易。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要之聖人在上。賢者當位。如放于利之事。非所以示子孫遺後世。則不當行爾。故爲天下國家當論其體。而後計利害之何如。苟不論其體而單計其利害。則雖名爲利。必有害焉。故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夫察雞豚畜牛羊未害也。而非畜馬伐冰之體。則古人羞之而不爲。故爲天子則有天子之體。爲卿大夫則有卿大夫之體。爲士庶人則有士庶人之體。今有一郎官未甚貴也。而食祿之外。貸人錢而取息。則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夫爲郎官貸人錢而取息。未必害人也。而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者。謂既已食祿爲郎官矣。又貸人錢而取其息。則傷體故也。爲一郎官尙有體。況兼天下之廣。有天下之富。民既已輸稅賦供徭役。皆數十倍于古。而又貸人錢而取息。無乃失爲天下之體乎。如不問失體不失體。而惟息錢之是務。則人戶流亡。盜賊興起。乃馴致之事。所謂必有害焉者此也。

役局議

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爲募。天下之人言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

初欲復耆長戶長之役士大夫之聞者喜見于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嘆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攬是非爲萬世之慮修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議差法之未善者豈未復之時明爲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耶蓋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均貨賂公行而貧富無別熙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顧令人出緡錢以私其贏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旬浹之功爭至于期年之外既不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于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耶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役錢議

古之爲政雖隨時適變間有損益至于推強扶弱抑富恤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即有兼并之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爲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于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廉恥厭足之心惟有祖宗差役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爲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蓋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貧定爲上下有千金之產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產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產與五百金者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產而又欲兼五百金則憚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不敢進也甚至有隱寓田產于他人

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爲兼幷設。而裁制兼幷之道。寄在其間。自改差爲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幷其下貧以爲利。何者。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不以爲患。今有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蠲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幷下貧。惟恐力之不逮。自中戶斥廣田產兼幷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爾。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熙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蓋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爲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爲十中民。或百下戶。于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寧以來。雖無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斥廣田產兼幷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戶。流離散亡。轉徙于四方。所以然者。斥廣田產。恣其兼幷。大姓之家所必至。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爲也。

熙河蘭會議

天之生民。初無中外之別。以其不可以禮義治也。然後屏而遠之。自漢以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爲外裔之地者多矣。昔太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因去之岐山之下。夫以中國之地至于不可有者。則猶不欲強治之。況欲強取外域之地而治之乎。雖常爲中國之郡縣。而本屬外地者。則亦無

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厓。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厓。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所謂與未得同者。至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爲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沒。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敵人將牧馬于階城之境外。二不同也。立城郭。置倉廩。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瘠中國而肥寇讎。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蓋熙河蘭會雖羈縻夏人。猶非夏人之所有。故尚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將爲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爲西夏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黃河之磧。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于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烏孫圍都護。而陳湯于數千里之外。逆知利害。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蓋烏合之兵易爲料。而長久之計難爲功。今熙河蘭會制之于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遙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禦契丹議

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于文武之間者。則爲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

或得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契丹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外域也。必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辨者將與人爲辨。則必陰自省曰。我于義無傷乎。我于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力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辨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于法無不直也。于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辨。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契丹戰。亦無異于與人辨。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于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之者亦皆有備乎。廟算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于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出而與之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涿之間。選十八將。三道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之者。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爲羈縻之計。則歲絹五十萬。雖厚于漢之錦袍繡袷赤綈綠縉。而比漢猶未敢有尙宗室之請。則羈縻之計。亦未爲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願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于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兩漢可用之言議

事莫貴于適宜。而言莫重于必用。以必用之言。爲適宜之事。則天下之利無不興。天下之害無不去也。然

以當世之人言當世之事。患在不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足用。以前世之言。救當世之事。患在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可用。不足用者。不賢其人而謂無所補也。不可用者。聖其人而以其言不適宜也。故善爲言者。取于時則使之信已。取于古則明其適宜。傳曰。信而後諫。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是取于時。取于古之道也。今若策舉兩漢能言之徒。而問以適宜之說。則仲舒鼂錯。公孫宏。皆嘗策于天子之朝。而梅福。稚圭。谷永。亦數進其言。至于仲長統。朱穆。崔寔。王符。則雖立其言而不敢進。然皆有可取有不可取也。故謂以郡守二千石。宜歲貢吏民之賢。受祿之家。不得與民爭業者。是仲舒之言可用者也。謂政本于人情。而天子宜躬親于上。是錯之言可用者也。謂因能任官。去無用之言。不作無用之器。廣推治民之本。有八者。是公孫之言可用者也。若曰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攷其素。天子之都宜先正。因民之意。減宮室。省靡麗。謂酷暴之吏廢錮勿用者。是梅福。稚圭之言可用者。至于仲長統欲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五刑之罪。崔寔欲重賞深罰以存霸政。王符欲省費役。使之愛日。謂數赦贖則傷善人者。亦皆適宜可用之一端也。然若賈山推人主求諫之意。而大臣不得預遊宴。則非當今之有也。朱穆稱世之厚薄。而小人守正君子爲邪之驗。則非便時之術也。方朔欲燔甲乙之帳。卻走馬而不復用。則非朝廷之弊也。故鼂董。公孫。梅。谷。稚圭。仲長。崔王之說。善于古而合于今者也。賈山。朱穆。方朔之說。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合于今者可用也。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故以今言古者。能取于爲用可否之間。而不繫于言之輕重。則可謂善言古者也。